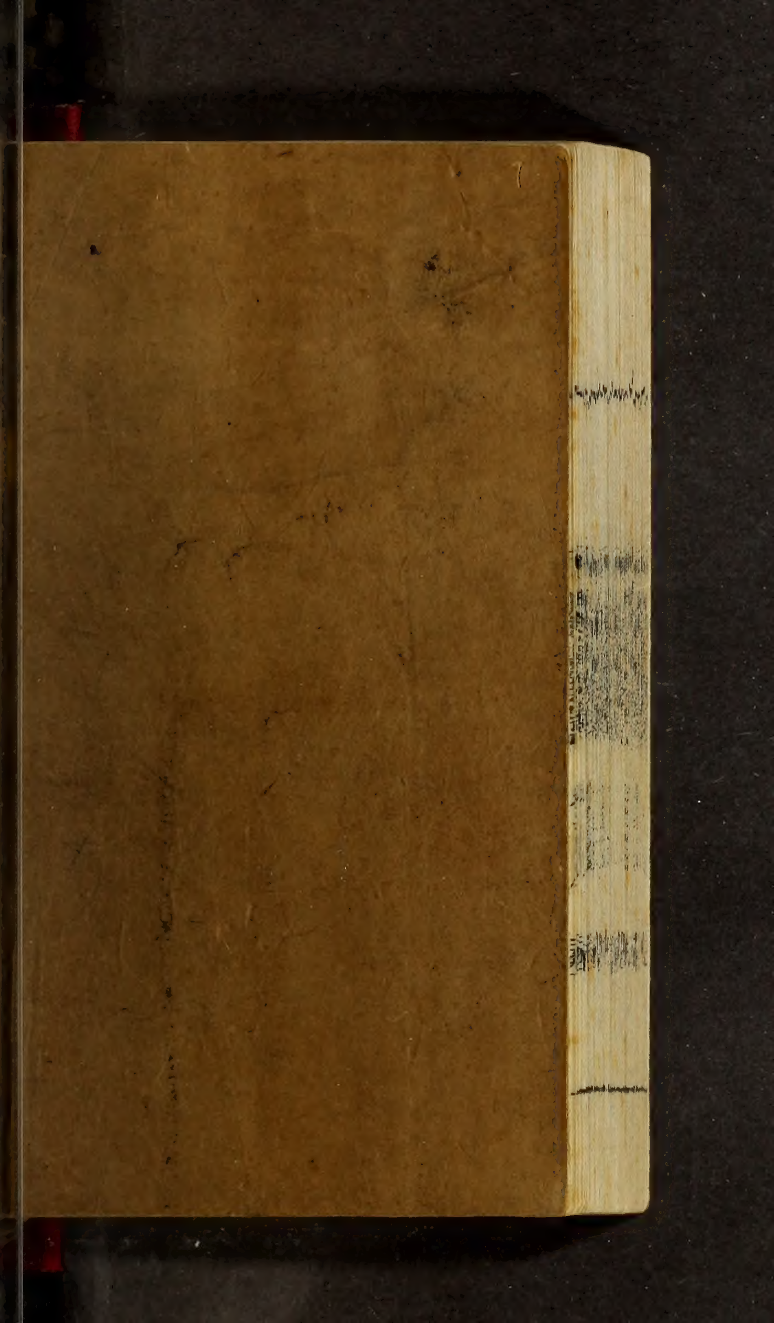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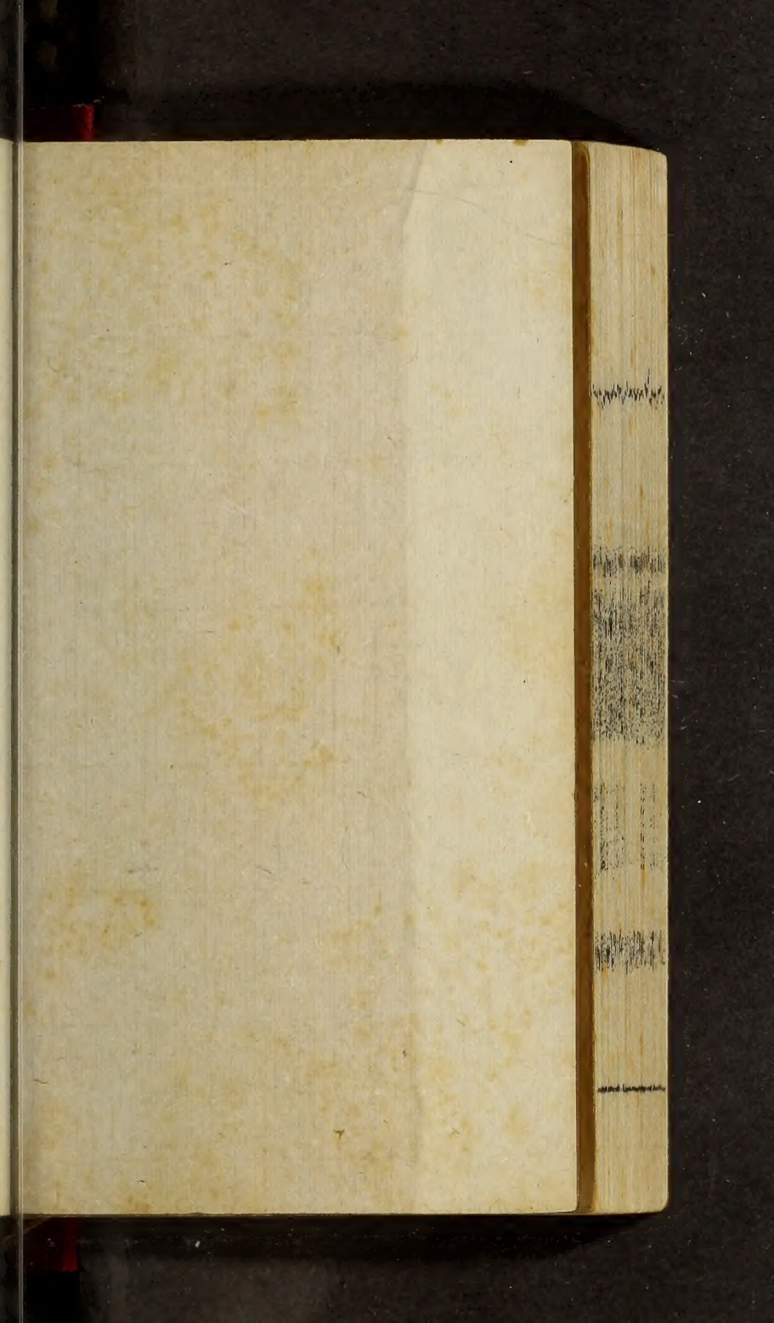


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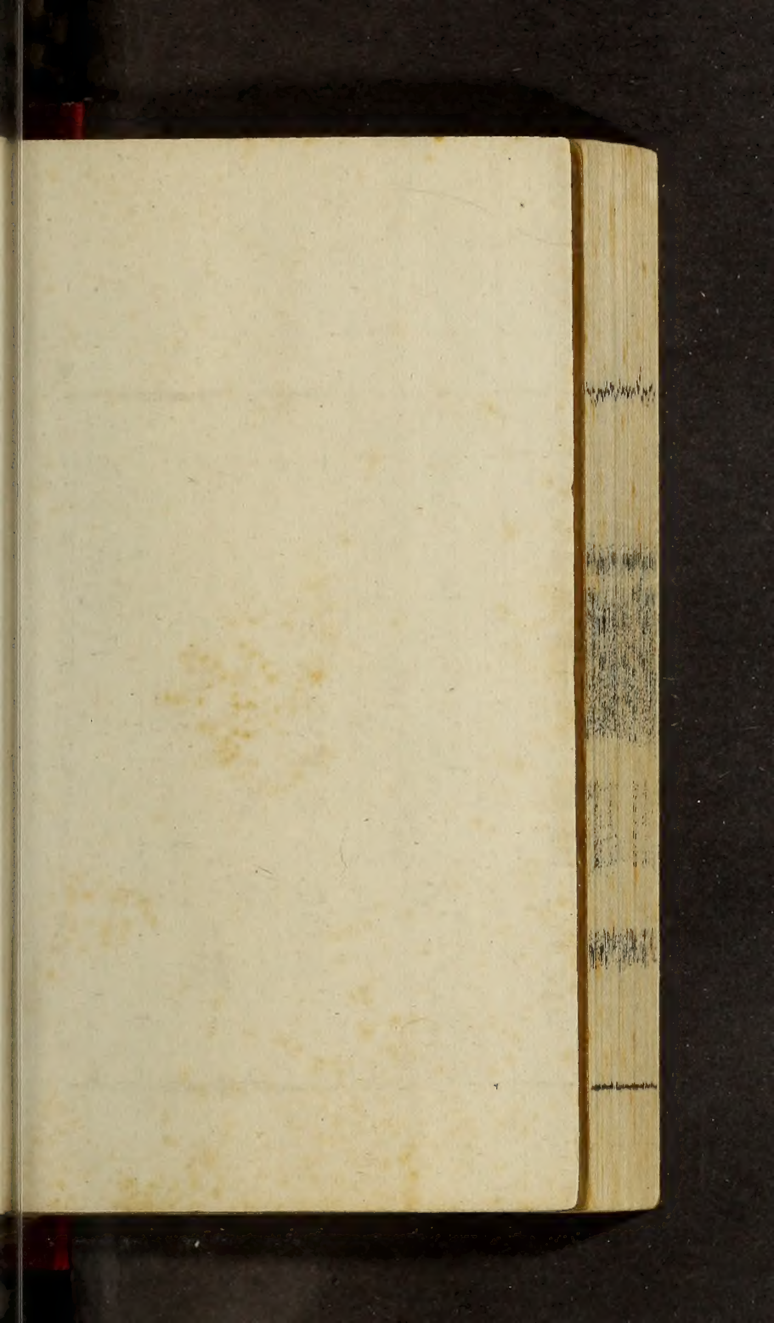
卷七　起神宗萬曆元年

卷八　至莊烈帝崇禎十七年

通鑑擥要







明史擥要卷七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同學張奕樞今涪參閱

神宗顯皇帝諱翊鈞穆宗太子在位四十八年

癸酉萬曆元年春正月男子王大臣入乾清宮伏誅

大臣京師傭奴僞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問自何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張居正票旨下東廠鞫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馮保欲緣此陷高拱令家人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謀大逆遂發緹騎馳械高氏奴圍拱甲第居正亦請詰主使衆朝洶洶且謂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請居正力解太僕卿李幼滋詣居正曰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稱主使者即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將歸於公居正奏緩其獄博使校尉怵大臣吐實文以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也

帝命守禮偕錦衣都督朱希孝會訊是日天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擄掠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不敢鞫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付法司坐斬拱得白

戊子四年春正月下巡按遼東御史劉臺獄

時御史在外每淩巡撫張居正欲痛抑之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飭其長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時臺按遼東悞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繩督之臺遂抗章劾居正居正疏言論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則悞

國將竭忠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固辭職不視事帝手敕敦諭始起逮臺下詔獄久之復用他事戍潯州

張居正請用人不拘資格

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居官貪鄙帝曰此人乃進士何無恥如此居正曰惟恃進士故敢放肆皇上用人當考功能不必拘於資格若不要錢雖異途亦當顯擢如貪贓壞法即高第亦當重處帝曰善

丁丑五年秋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

居正丁父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交章爭之皆坐杖戍學士王錫爵等詣居正求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卽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竟居正屈膝於地索刀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驚趨出侍講于愼行田一儁張位趙志皐修撰習孔敎沈懋學皆疏救不納尋敕羣臣再言者誅錫爵愼行一儁懋學先後移病歸

己卯七年春正月毀天下書院

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爲公廨

三月蘇松大水

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竊聞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夫百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故帶征一法名為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征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里胥欺隱官吏侵漁與其敲扑窮民實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帝從之

辛巳 九年夏四月京師旱南畿饑

張居正上言淮鳳蘇松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充飢或聚爲盜昔元末之亂亦起於此當破格賑之陛下宜撙節宮中耗費世宗朝用最浩繁內庫尚有餘積今已增額猶爾缺乏有限之財安能供無窮之用帝嘉納之

壬午 十年夏六月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卒

論文襄居正當國務尊主權覈名實神宗初政起衰振惰幾於富强然持法嚴勇於自任諸不便者多怨之及申時行爲首輔務承帝指又罷居正所行考成

法一切務爲簡易由是
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

秋八月恭妃王氏生子 諱常洛

冬十二月謫太監馮保爲奉御安置南京

帝初即位保朝夕視起居小有扞格即以聞太后帝故積怒保東宮舊閹張鯨張誠伺間陳保過惡並發其與張居正交結狀帝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鉅萬於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癸未十一年夏五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

甲申十二年春二月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後裔謫自齊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於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至光宗嗣位并恭子澄戚屬後裔俱放還

夏四月籍張居正家

馮保既謫新進者益務攻居正御史羊
可立追論居正搆陷遼王王妃因上疏
訟寃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帝命司禮
監張誠等請削州籍居正家誠等盡括
其親族所有得黃金一萬白金十餘萬
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
詔盡削居正官奪璽書誥命以罪狀示
天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
戍極邊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曰居
正奉旨抄沒國法已正衆憤已平乃其
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
子孫之死亡相繼殊失罪人不孥之意
懇乞聖慈保全
餘孽帝允之

冬十二月詔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孔廟

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言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獻章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並宜崇祀從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

乙酉十三年冬十月以海瑞爲南京左都御史

南京爲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稱獨坐然於諸御史無所短長瑞以爲御史職剌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故約束諸御史嚴且峻自大僚至丞郎無不凜凜奉法飲宴游屐雨花牛首燕磯諸處頓絶城市豪猾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已後卒於官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喪出江上送哭者盈岸諡忠介

丙戌 十四年春二月冊鄭氏爲皇貴妃

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巾

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應麟首抗疏請立元嗣爲東宮貶廣昌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帝嘗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之於是言者蠭起章累千百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槩置不問門戶之禍大起

庚寅　十八年春正月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

大理評事雒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直
攻帝失帝震怒將加嚴譴名見時行等
分析之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令于仁
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遂成
故事是日宣皇長子出見時方五歲時
行注視良久因奏云皇上有此美玉何
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早定大計帝
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聞諸臣
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槩置之若廷臣
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
子十五歲舉行時行
因戒廷臣毋瀆擾

三月以宋纁為吏部尚書

纁前爲戶部值四方多災酌盈虛籌緩急上下賴之若星代爲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朝廷錢穀寧積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且使主上知之或生侈心又有言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時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亦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槩置弗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及移吏部絕請托奬廉抑貪痛懲縣吏於政府一無所關白屢乞休不允卒官謚莊敬

辛卯十九年夏六月王錫爵罷

火落赤犯邊議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主款忤帝意又請建儲不得乞歸

秋八月申時行許國罷

閣臣疏請建儲首列時行名時行聞帝怒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陽附廷臣請立之議陰爲自交宮掖之謀歙人黃正賓者以貲爲中書舍人思立奇節自附清流亦抗章詆時行帝怒俱斥爲民時行力求罷國與王家屏文以建儲請帝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罷時行國獨留家屏

以趙志皐張位爲東閣大學士

申時行密薦志皐位遂用之吏部尚書陸光祖言舊制閣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恐開植黨之門志皐位因疏辭帝不允

壬辰 二十年春三月王家屏罷

給事中李獻可以疏請豫教元子謫外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怒遣內侍至其邸責之於是力求去詔馳傳歸

癸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召王錫爵復入閣

錫爵至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曰昨讀
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
少恐後有出今將三子並封王少待數
年再行冊立可也錫爵懼失上指立奉
詔擬旨進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
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
子為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
必崇位號以上擬皇貴妃亦擬旨進帝
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於是舉朝大譁
禮部尚書羅萬化給事中史孟麟等詣
錫爵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
趙志皐張位請追還前詔不從已而諫
者益衆部郎岳元聲等十餘人遮錫爵
於朝房爭之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

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亦迫公
議迫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

甲午 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

時已十三歲出閣用東宮儀中外欣慰
故事講案前有銅雙鶴講官叩頭畢從
銅鶴下轉東西向立二閣臣誤出銅鶴
上皇長子囑內侍曰移銅鶴近前些雖
不明言意在默
寓衆皆歎服

河南饑

給事楊東明進饑民圖說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鴈糞帝覽之惻然時鄭貴妃在側願出所私蓄五千金賑之帝稱善益以內帑五千發濟

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先是羣臣爭國本惟王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爲多事憲成主文選凡所推舉多與政府牴牾至是會推閣臣憲成舉家屏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旣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爲宋楊時講道處憲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

朝士慕之亦遂翕然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爲東林黨議之始

夏五月王錫爵罷

錫爵常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力爭不宜用廷杖爲世所稱特以阿旨封旨被物議既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被譴責衆指錫爵爲之因連章自劾乞罷歸

秋八月以孫丕揚爲吏部尚書

丕揚淸正不撓百僚無敢干以私者獨患中官請謁乃創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選人自掣請寄無所容然銓政自是一變時人嘲銓部爲籤部

乙未二十三年秋九月復建文年號

初司業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上請沈鯉官禮部力贊之帝不從至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復以爲言詔附建文事蹟於太祖實錄之末復年號未幾南京太常寺卿沈子木疏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於誼未忍請祔食懿文太子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

丙申 二十四年秋七月遣中官開礦

初畿輔奸民從恿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獻礦峒者踵至每遣中使偕原奏人往首畿輔蔓延遍天下其後各省增設稅使如天津店租廣東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所至糾奸民爲爪牙搜括及發冢盜奴告主者畀以什之二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甚者招集亡命肆劫

奪擅殺人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中外諸臣諫疏前後累數百上帝俱不聽吏科給事中姚士慎疏諫禍州經歷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

丁酉二十五年秋七月楊應龍叛

初應龍爲播州宣慰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潛出剽州縣詔逮繫匿不出所部何恩等詣有司告變四川巡撫王繼光發兵討之覆於白石應龍上書自明乃命南京兵部侍郎邢玠爲總督往勘値東西用兵不能窮治因招撫之應龍請執罪人獻金贖罪遂縛獻黃元等論輸四萬金覊其次子可棟於重慶追贖

可棟尋死，應龍忿恨，遂糾諸苗反，殘餘慶，掠大阡都壩，及興隆，都勻諸衛，進圍黃平，殺官吏，後復大掠洪頭高平諸屯，後及湖廣，命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之，賊乘官軍未至，率衆陷綦江，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楚黔道梗

庚子二十八年夏六月川湖總督李化龍師師平播州

化龍集三省兵，分八路進，賊奔據海龍囤，總兵官劉綎先入婁山關，直抵囤下，諸軍繼至，築長圍迭攻，時久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大破之，楊應龍自縊死，七

子皆就擒詔傑應龍屍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冬十月兩畿盜起

頻年災旱又苦礦稅民多爲盜浙人趙一平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於徐州自稱宋後署僞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爲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塡屋誰爲守之不報

辛丑二十九年冬十月立子常洛爲皇太子

沈一貫請立東宮帝已允行尋復諭改期一貫封還諭旨力爭乃立常洛爲皇太子同日封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

壬寅三十年春二月帝有疾召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翼日疾瘳寢前詔

帝忽有疾召見一貫諭以罷礦稅及江南織造江西陶器撤還所遣中官釋繫囚名用建言諸臣一貫方擬旨進翼日帝病瘳悔之遣中使十餘輩追還前

諭一貫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田義力爭曰諭已頒行豈可反汗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羲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言者皆不聽礦稅之害遂終帝世

癸卯三十一年夏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為庶人

初楚恭王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曰內官郭綸取他人子養之宮中莫能明也萬歷八年奎嗣王壁亦封宣化王楚宗人越等訐異姓子不當

亂宗沆一貫屬通政使格其疏不上月
餘奎劾趣疏至乃上之帝從郭正域沈
鯉議令撫按行勘撫按皆言無左驗中
旨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坐趣等誣
奏降庶人錮之鳳陽明年奎獻萬金助
工經漢陽宗人疑其輸賄遮奪之巡撫
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持兵突入撫
署擊殺可懷於是逮捕諸宗人置重典
者六人禁錮閒住者
四十五人○趣皆低

秋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時各處稅監進金銀珠寶相繼於道路
連年不息正域上疏勸帝法祖安民收

回預監不報至是正域發華奎行簡專
鍔連沈一貫奎言正域楚人與臣素有
仇於是給事中楊應文御史錢夢皐
等交章劾正域陷親藩正域乞休去

冬十二月獲妖書

先是侍郎呂坤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
矩持進帝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
十六年秋或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
竑議言坤書首稱漢明德馬后由宮人
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刊刻實藉
此為奪嫡地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
衡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並糾貴妃
疑出自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譴二人至

是續憂危竑議復出朱賡於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爲内閣者以賡更同音也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名太子諭曰汝莫恐不干汝事我的慈愛汝自知道汝的孝友我亦知道此必逆惡造捏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動搖天下也嚴捕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文惡沈鯉相逼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臯直指爲正域鯉所造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捕僕隸乳媪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

治之無所得最後錦衣衞獲順天生員皦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爲妖詩傾戚里疑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夢皐丕揚令引正域不從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帝意本不欲株連法司乃歸獄生光磔之正域始得歸後中書舍人趙士禎疾篤自言爲此肉碎落如磔

乙巳三十三年夏五月考察京官

主察當屬吏部侍郎楊時喬沈一貫怒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時論籍籍給事錢夢皐當外補特旨留用於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等後先

諭一貫櫛奸誤國
元珍等俱謫外

丁未 三十五年秋七月以李廷機葉向高為東閣大學士

上年除夕帝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覲官書帕開宴打鬨唯侍郎楊時喬李廷機副都詹沂三人清寂可念至是以廷機爲相向高上疏斥浮議曰天下治亂不於其形於其幾治非豐亨之說也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即謂之治亂非禍變之說也法紀淩遲人心囂競即謂之亂今天下治服亂形門戶漸立釁隙彌

朋始而貝咻繼而參商終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鬬終而操戈矣株連蔓引薰蕕朝夷可勝道哉臣謂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譽爲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曰君子則眞君子見詆爲小人無傷也天下後世曰小人則眞小人帝納之

戊申三十六年春二月飭邊備

是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

大清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爲備廷臣請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尋命守臣嚴備邊

辛亥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

三才罷

三才在淮久以折稅監得民心屢加至戶部尚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臣缺廷議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衆工部郎中邵輔忠劾其貪僞險橫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等十餘人繼之胡忻曹于汴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講學東林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議者益譁三才力請罷去未幾兆魁劾東林黨人陰持計典自是諸講學者多不理於口

秋八月吏部侍郎王圖罷

是年京察御史金明時以不職懼斥倡言要挾諸當事者主事秦聚奎佐之俱爲孫丕揚劾罷其黨大譁又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號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圖時兼掌翰林院而祭酒例由掌院注考賓尹屬王紹徽爲之請圖峻拒之褫二人職紹徽及喬應甲皆外轉由是諸失意者力攻圖圖遂引去時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黨之名齊則亓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爲首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則官應震吳亮嗣

田生金爲首。而蜀人田一甲徐紹吉韓附之。浙則姚宗文。劉廷元爲首。而商周祚毛一鷺過庭訓輩附之。與賓尹輩並以攻東林排異已爲事

壬子 四十年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兼吏部尚書

時曹署多空。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侍郎。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

撫臨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與京訐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旣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煥素有清望於朝臣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黨人及附東林者咸起攻之明年秋罷歸

甲寅 四十二年春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初廷臣數請王之藩不報會錦衣百戶王日乾訐奏姦人孔學詛咒太子及太后皇上欲擁立福王語涉鄭妃帝震怒葉向高請速令福王之國以息羣喙帝

納之尋又論改坰向高封還手敕力諫
帝不得已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
進珍奇羸羨悉以資之賜莊田四萬頃
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
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中州舊
食河東鹽以改食淮鹽河東引遏不行
邊餉由
此大絀

釋楚宗幽禁諸人

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
能白至是禮部侍郎孫愼行力言楚宗
殺趙可懷不得爲叛
乃稱太后遺命釋之

乙卯 四十三年夏五月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伏誅

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梃擊傷守門監入前殿被執太子以聞命法司按問御史劉廷元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先後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以積柴爲人所燒氣憤發狂詣京師訴冤法司遂以瘋顛具獄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刑部主事王之寀至獄中脅令吐實詞連内監劉成龎保皆貴妃近侍也於是廷臣交章

上請言禍生肘腋急宜剪除茲寢不報越數日刑部集諸司會鞫與之寀所奏無異詞廷臣請鞫治成保等窮究主使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初奸人王日乾上變言巫蠱事辭已連成至是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令太子自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帝乃御慈寧宮召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大臣入責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又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顛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袁

言諸臣叩頭出遂磔差於市掠死成保
禁中帝不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至是
特一出以釋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
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言者未幾給事
中徐紹吉御史韓浚劾之寀妄生
事端遂削之寀籍調士晉外在

戊午 四十六年夏四月我

天淸兵克撫順

守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總兵官張
承廕率師來援戰死諸堡皆陷時插漢
及西部皆擁衆入邊乘機邀賞羽書日
數十至中外戒嚴帝初頗憂懼不數月

泄泄如故矣。

閏月起巡撫楊鎬經略遼東

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略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克清河堡

守將鄒儲賢。張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奠。南距靉陽。北距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而諸路兵尚未出關。帝賜楊鎬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

斬淸河逃將陳大道高炫狥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己未四十七年春三月楊鎬帥師出塞敗績

兵部發紅旗日趣鎬進兵鎬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柏從鴉鶻關出趣淸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由凉馬佃搗後而以朝鮮兵助之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進至二道關遇伏戰歿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聞松敗結營自固我
大淸兵乘高奮擊林遁去鎬聞急檄止如柏

綎兩軍如栢遂不進綎已深入至深河

大清兵擊之不動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

以紿綎綎既入營營中大亂綎力戰死惟

如栢軍獲全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交

章劾鎬逮下

詔獄論死

夏六月命熊廷弼經略遼東

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邊

事命代鎬經略廷弼甫出關鐵嶺復失

瀋陽及諸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

廷弼兼程進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

濠繕城為守禦計法嚴

令行數月守備大固

秋八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不報

時邊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煥等復上疏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閽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嗛焉

庚申 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

是時我
大清兵旣破北關降蒙古宰賽等進攻朝鮮國王李琿上疏乞援帝降敕慰之

秋七月帝崩八月太子常洛卽位

光宗貞皇帝 諱常洛神宗長子在位一月

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

罷天下礦稅及鹽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

諸臣發帑金百萬兩犒九邊將士

督學御史周師旦請罷開納生員歲貢

疏曰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罷二款以安士心以培士氣敎化之地

郎由賄進竊恐孔方擅權到處壞壞人才不成人才國體不成國體士論鼎之

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帝嗣位求移懼帝以前福王事銜已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啖帝知選侍李氏最得帝寵因請立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皇太后帝力疾御門趣舉冊封禮方從哲郎以命禮部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得寢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瀉藥帝由此委頓羣情疑駭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謁朝士泣愬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於是給

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言於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寧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并及輔臣從哲

以何宗彥劉一燝韓爌朱國祚並為東閣大學士召葉向高復入閣

時宗彥國祚向高皆在籍明年六月宗彥國祚至十月向高至復為首輔

帝召見方從哲等於乾清宮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閣臣從哲劉一燝韓爌尚書周嘉謨李汝華侍郎孫如游都御史

張問達給事中楊漣等命封選侍為皇
貴妃選侍趣皇長子出曰欲封后帝不
應羣臣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
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
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
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
臣退可灼復進一丸明日帝崩選侍與
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羣臣
入臨為閹人所格漣厲聲責之得入臨
如禮一燦詰皇長子所在羣閹不應一
燦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
安入白選侍抱皇長子出及門中官數
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掖升輦至
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

擇日登極選與左光斗等念皇長子無嫡母生母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以冲主付託也於是議令選侍移宮爭數日不決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燝爌邀從哲立宮門請選侍乃移居噦鸞宮

皇長子由校即位

廷議改明年為天啓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為萬麻以後為泰昌從之時劉一燝韓爌周嘉謨等念內廷唯王安足倚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內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擢拔賢才中外欣然望治

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

進忠初爲帝母王才人典膳因魏朝以結王安與客氏私帝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廕客氏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進忠兄釗錦衣千戶進忠後改名忠賢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略遼東

廷弼有膽略知兵前按遼時即持守議爲經略主守益堅然性剛好嫚罵物情不甚附御史顧慥疏三元張修德給事中姚宗文魏應嘉等先後劾廷弼破壞

邊疆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應泰
代之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
泰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日廩
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多恐陰為敵
用應泰卒
以此敗

冬十月御史賈繼春削籍

選侍移宮時內豎劉朝田詔等盜內府
金寶下法司按治羣閹懼搆蜚語言帝
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自裁繼春上書
內閣謂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
女帝諭羣臣曰選侍前因毆崩聖母自
處有罪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

舊侍言有慨補去朕之若秉外廷豈能
盡悉皇考賓天大臣入宮哭臨選侍阻
朕煖閣既出復再三趣回此諸臣所目
覩者繼春妄生謗議堙法安在朕今停
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
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
以仰體朕心矣已復屢
旨詰責繼春削籍去

十二月方從哲罷

初光宗崩從哲擬遺旨賚李可灼銀幣
已而改奉俸言官多劾從哲徇庇龍歸
明年孫愼行鄒元標等追論紅丸斥從
哲爲弑逆從哲疏辨請削官階投四裔

韓爌張問達言進藥始末臣等共見當時事起倉卒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但從哲罰可灼太輕無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從所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議上可灼戍邊從哲亦罷歸

熹宗悊皇帝諱由校光宗長子在位七年

辛酉天啓元年春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等死之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撫順未行我
大清兵薄瀋陽降軍爲內應城破總兵賀世
賢副將戚金等戰死應泰撤奉集威寧
諸軍堅守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
大清兵掘城西閘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
擊敗諸將渡濠薄城從小西門入應泰
自縊餘與副使何廷魁等俱不屈死我
大清兵循海而南海蓋金復四衛人望風奔
竄多航海走山東其不能達者棲止各
島間援遼都司毛文龍至皮島招集逃
民爲兵分佈哨船聯接登州爲犄角計
朝議是之時遣使分道募兵糜餉數百
萬所募皆市井烏合臨陣先走甚者遁
爲盜姦民揭竿從之中原自此多事

夏四月以王化貞巡撫廣寧

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厲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化貞又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請鎮入衛兵可止中朝謂其才可倚悉以河西事付之

太監魏進忠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

進忠與客氏忌安持正嗾給事中霍維華劾之矯旨充南海子淨軍絕食死進忠很戾不知書以王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爲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觸忌諱竅要白進忠議可否帝性機巧好親斧鋸椎鑿髹漆之事每引繩

削墨進忠輒奏事帝厭之諭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爲之進忠因得擅威福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爲兵部尚書

瀋陽遼陽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若在當不至此帝乃召廷弼廷弼至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略軍務王化貞與廷弼議不合愠甚盡委軍事於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

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利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萊聲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以上者即署守備都司如此則一二萬勁兵立致帝然之未幾化貞奏參將毛文龍鎮江大捷舉朝皆喜命急發天津登萊水師援文龍并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廷弼遺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時鶴鳴力主化貞議凡廷弼所奏請輒從中沮格之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略名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爲之鶴鳴益恨至冬廣寧人傳敵兵且渡河兵部趣廷弼

出關策應廷弼乃令劉渠祁秉忠羅一貫分守鎮武閭陽西平自出關駐布屯

壬戌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屢出師輒引還廷弼乞敕化貞愼重舉止化貞上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御史江秉謙夏之令周宗建給事中趙用時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

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遭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咨則咨之不能為門戶咨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特有言官言官交攻特有樞部樞部佐鬪特有閣臣今無望矣帝令羣臣議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疆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再議議未上而

大清兵已西渡河攻西平堡化貞盡發廣寧兵付遊擊孫得功參將祖大壽令會總兵祁秉忠往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來會遇

大清兵於平陽橋鋒始交得功遽走呼曰兵

敗矣諸軍皆走渠秉忠及副將劉徵戰
死羅一貫自刎大壽走覺華島得功遂
降延弼師次閭陽聞敗還時廣寧城
中訛言敵已薄城居民驚竄化貞莫知
所爲單騎從二僕西奔遇延弼於大凌
河化貞哭延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
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延
弼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己
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爲殿盡焚積聚與
高出胡嘉棟先後入關給事中侯震暘
少卿馮從吾董應舉何喬遠請並逮二
人以伸國法遂下獄論死鶴鳴亦罷歸
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

吾寵

元標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與高攀龍倡講學給事中朱童蒙等劾元標從吾植黨沽名請毀書院中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並罷歸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魏廣微並爲東閣大學士

廷推閣臣首列孫愼行盛以弘皆不用時魏忠賢用事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微率先謟附遂援二人入閣

秋七月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於別宮殺之

客魏恐宮中人白其罪惡矯旨賜趙選侍自盡幽裕妃別宮絕其飲食天雨妃承檐溜飲之而死皇后數於帝前刺客魏過失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以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失寵李成妃爲之乞憐客魏矯之亦幽成妃別宮妃預儲食物簷瓦間半月不死斥爲宮人

冬十月以趙南星爲吏部尚書

先是南星爲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黜去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達罷南星代爲吏部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拒不納魏廣微入閣嘗三至南星門亦謝弗見廣微大恨遂與忠賢謀嗾南星時東林勢盛韓爌鄭三俊李邦華高攀龍並道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激揚議忠賢頗憚之於外事不敢大肆

十二月魏忠賢提督東廠

忠賢每出車馬儀衛僭擬乘輿用許顯純爲鎮撫司理刑鍛鍊戕酷士大夫多

被戕
死

甲子四年夏六月杖殺工部郎中萬燝

時左副都御史楊漣抗疏發忠賢罪狀給事中魏大中陳良訓許譽卿御史李應昇袁化中太常寺卿胡其賞祭酒蔡毅中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復交章論忠賢不法葉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請勒忠賢閑住以塞謗皆不聽燝疏最後上言忠賢弄痛士庶威加縉紳生殺予奪盡出其手先帝陵工所需忠賢靳不肯與而自營西山葬地制擬陵寢

前列生祠糜金錢數百萬乞加顯戮忠賢卽矯旨杖殺之黃尊素語楊漣曰可以去矣漣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卒不去漣疏中有門生宰相語顧秉謙魏廣微見之恨甚遂以巳意點縉紳一冊以韓爌何如寵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喬允升李邦華鄭三俊左光斗周宗建及向高尊素漣大中應昇等凡百餘人目爲邪黨以黃克纉王永光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爲正人進之忠賢俾據是爲黜陟

冬十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

攀龍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籍

罷徐兆魁吏部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紹徽等旣進用日排擊善類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宋時淮南盜宋江諸名目爲點將錄獻之忠賢俾按名黜汰

乙丑五年春正月崔呈秀復爲御史

先是呈秀按淮陽高攀龍發其贓私趙南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魏忠賢所叩

頭乞爲養子滂泣言南星攀龍輩皆東林邪黨時忠賢爲廷臣交攻思假事端傾陷正士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爲腹心日與計畫給事中李恒茂爲呈秀訟寃中旨復其官越二歲遂晉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出入烜赫勢傾朝野呈秀首疏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光商周祚許弘綱等再疏請令京官自陳陰排諸異己者時給事中李魯生亦薦起阮大鋮等十二人羣小竝進善類爲一空

夏四月重修光宗實錄

御史楊維垣首劾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劉一燝韓爌孫愼行張問達

周嘉謨上之家楊漣左光斗而譽范濟世等請改光宗實錄中旨允之免李可灼戍擢濟世等京卿時魏忠賢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寶於三案及京察封疆事無與也羣小欲藉忠賢力為報讎凡異已者槩指為東林而去之清流之禍遂不可解

六月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獄殺之削前

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

初給事中阮大鋮與光斗大中有隙屬同官傅櫆誣劾中書舍人汪文言交通光斗等為奸利遂下文言詔獄廷杖除名至是魏忠賢必欲殺漣等坐以移宮徐大化教忠賢牽入封疆坐以納熊廷弼賄則殺之更有名於是復鞫文言備五毒令引漣等受賄文言忍死不承鎮撫司許顯純手作文言供狀漣光斗各受二萬人中二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即日斃文言於獄爰書上詞連趙南星繆昌期王之宷李三才惠世揚等十餘人中旨逮漣等下獄南星等俱削籍下

所在巡按追贓，遞等先後逮至，拷掠慘酷，體無完膚，至秋，俱爲獄卒所斃，惟大章未死，羣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乃移付法司定罪，布告天下，仍移大章鎮撫司，大章曰吾安可再入此獄，投繯卒，南星尋戍代州

秋八月毀天下講學書院

御史張訥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力詆講學諸臣，尚書孫愼行、余懋衡、副都御史馮從吾等俱削籍，併追奪鄒元標官誥

殺前遼東經略熊廷弼

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罄産不足償其子兆珪自刎死武弁蔣應暘爲廷弼稱冤太倉人孫文豸顧同寅作詩誄之俱棄市

冬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外如王圖高攀龍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內俾奸黨無所容

忠賢大喜悉刊
黨人名示天下

丙寅 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請集三案章疏編輯為書頒示天下從之以顧秉謙黃立極為總裁施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暴揚黨人罪惡刊布中外至冬改修光宗實錄以立極為為總裁事關三案即據要典改之

夏四月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蘇松巡撫周起元諭德繆昌期

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攀龍自沉於池順昌等下獄皆殺之

忠賢欲殺攀龍等七人取蘇松織造太監李實空印牒爲疏誣起元巡撫時乾没帑金十餘萬且與攀龍輩往來講學遂矯旨分逮諸人魏大中被逮道經吳門順昌與約婚姻奉酒炙相持慟哭以此攖忠賢怒順昌故有德於鄉緹騎至蘇州居民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旗校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手擲鋃鐺於地人人呼囚安在衆憤曰吾以爲天子命東廠敢爾遂奮

擊斃旗校一人餘悉竄走順昌乃自詣吏巡撫毛一鷺飛章告變縛得顏佩韋等五人以謝忠賢後皆論斬攀龍知順昌已就逮即晨謁宋儒楊龜山祠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訖衣冠自沉於池表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昌期等先後逮至坐以受贓五日一追比

俱搒掠死獄中

閏六月建魏忠賢生祠

浙江巡撫潘汝楨疏請建忠賢生祠於西湖詔賜祠額勒石記功德閣臣撰文

書州自是諸方效尤薊遼總督閻鳴泰部內建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朱童蒙建祠綏延用琉璃瓦劉詔建祠薊州金像冕旒疏辭揄揚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輒用駢語褒答黃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祠宇相望有建於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即削其籍初汝楨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

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姪良卿寧國公

丁卯七年夏五月祠魏忠賢於國子監

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廠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廠臣誅東林黨人持疏詣司業林釬釬援筆塗抹即夕掛冠欞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為奏請從之釬坐削籍

秋八月帝崩

帝大漸召閣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

事黃立極等對曰陛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及崩遺詔以弟信王嗣位廷臣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有逆謀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信王由檢即位

冬十一月魏忠賢崔呈秀及客氏等伏誅

帝素稔忠賢惡即位後深自儆備廷臣交章劾忠賢忠賢大懼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帝斥應元安置忠賢於鳳陽既行遣使逮之並逮呈秀及工

部尚書吳淳夫兵部尚書田吉太常卿倪文煥副都御史李夔龍忠賢崔呈秀自縊死詔戮其屍崔氏及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並伏誅籍其家田爾耕許顯純等以次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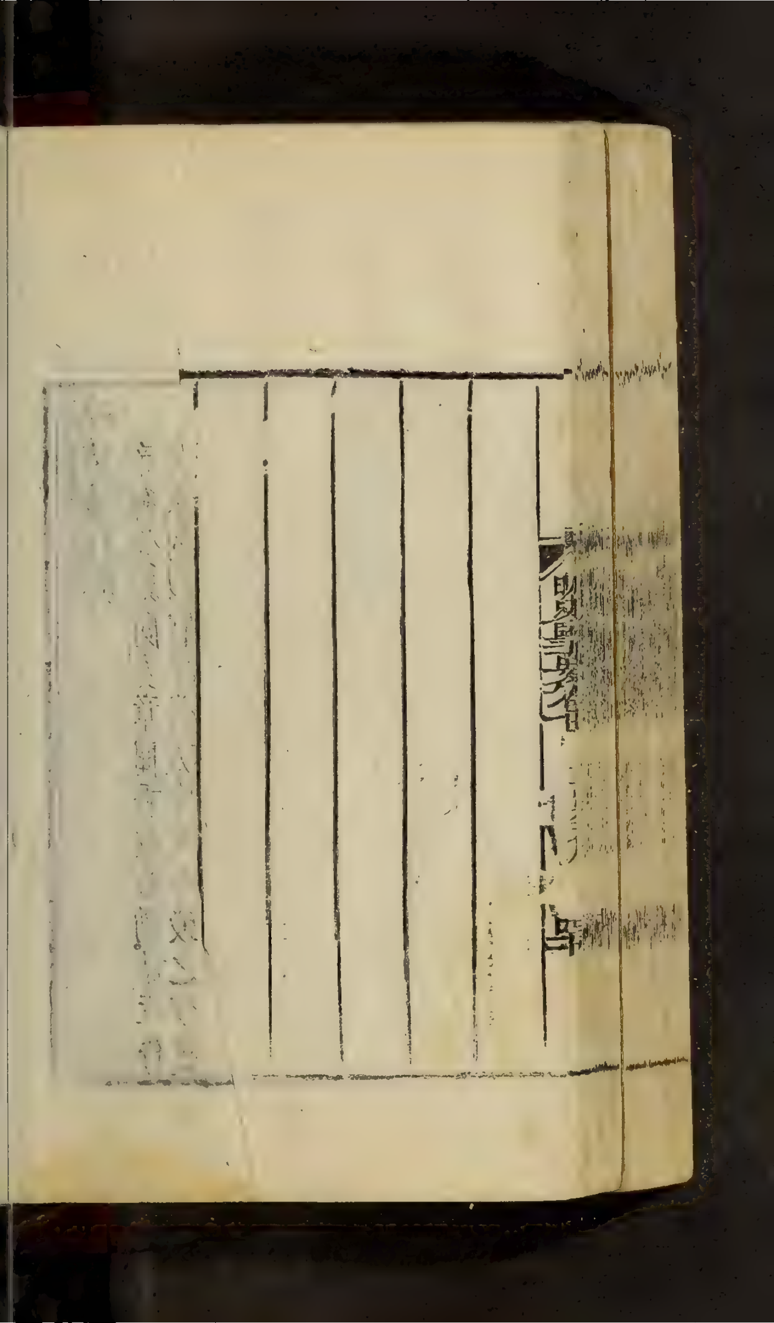
十二月以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黃道登劉鴻訓並爲東閣大學士

帝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詔廷推閣臣倣古枚卜貯名金甌焚香肅拜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道登鴻訓並命入閣

帝閱奏便殿

帝御便殿閱奏章。聞香煙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宮中舊方。帝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誤也

明史擥要卷七



明史擥要卷八

雲間　張景星二銘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同學　鍾晉泉南　參閱

莊烈愍皇帝

諱由檢熹宗弟在位十七年

戊辰　崇禎元年秋九月海寇鄭芝龍降

海上故多盜芝龍尤猖獗然嘗敗官軍不追獲將士不殺當事者遣使撫諭遂

降福建巡撫熊文燦招遇之芝龍先後擊殺大寇李魁奇鍾斌劉香海氛漸息

冬十二月召韓爌復入閣

詔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謀於當事者擯同官周延儒及尚書溫體仁皆不與體仁遂上疏訐謙益主浙江試時賄中錢千秋事帝召體仁謙益廷辨罷謙益官凡會推者皆不用

適爌新召至命仍為首輔

陝西饑流賊大起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恤民又連歲大祲白

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
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
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等應
之三邊饑軍亦羣起爲盜大吏惡聞賊
曰此饑氓徐自定耳明年帝從給事中
劉懋議裁驛站冗卒山陝游民仰驛糈
者無所得
食皆從賊

己巳二年春正月定逆案

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少帝不
懌名人便殿出章疏一囊曰此奸黨頌
疏可按名悉入又令刑部尚書喬允升
左都御史曹于汴同審左都御史曹思

黃大理寺左少卿姚士慎等擬罪首逆魏忠賢客氏凌遲處死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崔呈秀魏良卿等六人交結近侍秋後取決者劉志選梁夢環等十九人其次充軍者魏廣微等十一人又次論徒贖為民者顧秉謙等一百二十九人革職閑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又五十餘人凡六等詔示天下賈繼春初不列名帝問故閣臣言繼春雖反覆然持論亦有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為真小人遂論徒上慎又上疏曰附閹之黨所宜早定爰書擊逆之忠豈可尚稽恩典如方震孺惠世揚久淹獄底宜速行釋放毛士龍已

緩遣戍復行提解宜乘皇恩浩蕩之時明赦前罪帝納之

夏四月毀三朝要典

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上疏並指東林崔魏爲邪黨編修倪元璐再疏攻駁柄國者兩解之元璐尋上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鬨於清流而要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何也蓋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而忝何逆璫害人則借三案羣小

求榮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於是崔魏兩奸創爲私編標題要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部紛囂改亦多事權有擬之而已帝從之御史任贊上言天下不患有眞小人而患有假君子眞小人居身穢濁衆所交攻爲禍猶淺假君子陰行不肯彈射莫加爲禍最烈今之假君子維垣是也

南京太常寺卿姚士慎陳五事 後學陳世倌塡諱

一曰聖學宜宏自先代及國朝如田賦兵制河渠邊防凡切繫軍國治理者令輔臣史臣考核詳訂各彙一冊日呈御覽則經國鴻謨瞭如指掌遇事裁決動中肯綮一曰國是宜定凡兵刑錢穀各有司存至大機宜大利害建白在言路主持在閣部閣部臣身任國家之重宜不避嫌怨一力擔當明白處分若含糊了局與日遺誤封疆責將誰諉一曰經費宜核臣觀外解錢糧如油漆弓箭刀弓絲綿茶蠟布疋等項非插和泥沙則盡屬粗惡出官而給價於民既多中飽由外而輸解於內復多需索朝廷未得一金之用民間已先費數十金至輸入

內府積成朽腐所謂以有用塡無用也
何如將本色正價并水脚諸價一并解
京民間既免賠賦之苦內廷復收兼倍
之入又如戶工之加納承吏之宂辦射
影紛紜非得精明強須之吏徹底澄清
耗蠹何時得絕一曰邊才宜儲大部貞
作用負肝膽之人必不肯邊幅之格套
總在朝廷駕馭之養成之如以一官羈
置不善逢迎見嫉猝然有事安所得緩
急之用宜令廷臣各舉所知候吏兵二
部訪擇的確在內則置司馬之署在外
則充邊方之任練其才器熟嫻軍旅一
旦有急必能克當一面以副任使一曰
元氣宜培自逆璫用事以來屠戮擊摶

慘毒備極。暨皇上御宇。復以附奸黨逆。法在必誅。不如是不足帰兇鋒而肅法紀。然而流竄誅夷。原非慶武之成。逮繫抄沒。更豈盛世之事。以後自非大奸大逆。及侵糧盜餉。不得輕言誅殛。以傷和宗三百年來元和之脉。疏上。帝嘉納之

六月詔拆毀各處媚璫生祠○袁崇煥殺毛文龍於雙島

崇煥督師薊遼。素惡文龍。假閫兵名。泛舟抵雙島。伏甲士縛斬之。由是皮島不復置帥。以副將陳繼盛兼攝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下遵化遂薄燕京

我
太宗文皇帝親統大軍入洪山口別將克大安口會於遵化山海關總兵趙率教等戰死燕京得報帝詔天下鎮巡官勤王我
大清兵已自順義西薄都城尋下良鄉進逼永定門京師大震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於獄總兵官祖大壽擁兵奔錦州

崇煥聞警師大壽何可綱入援所過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喜甚令盡統援軍時所破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崇煥千里赴援自謂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會我

大清設間謂與崇煥有成約語聞於帝信之遂執下詔獄大壽與可綱擁衆東走毀山海關出初大壽嘗坐事當死賴崇煥救免帝就獄中取崇煥手書招之督師孫承宗亦遣使追撫密令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旨答之命承宗移鎮關門大壽歛兵待命

庚午三年春二月立子慈烺爲皇太子夏五月我

大清兵東歸六月流賊陷府谷

陝西五鎮兵入援多逃歸與譁而懼誅者皆合於賊賊帥王嘉允掠延安慶陽陷府谷又有神一元不沾泥等凡十餘部旋撲旋熾延安人張獻忠亦聚衆稱王延綏巡撫洪承疇擊敗之獻忠遁去

以溫體仁爲東閣大學士

體仁許錢謙益陰事爲時論所惡帝信體仁無黨周延儒復援之遂入閣

秋八月殺前督師尚書袁崇煥

以崇煥力主和議擅殺毛文龍以致我
大清兵深入也

辛未四年夏四月副將曹文詔敗賊於河曲

王嘉允久據河曲文詔絕其餉道困之嘉允遁去已而突犯潞澤爲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爲魁自用結羣賊高迎祥張獻忠等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聚山西李自成自延綏往依之號闖將

秋八月我

大清兵圍大凌城

遼東巡撫邱禾嘉議築廣寧義州右屯三城孫承宗謂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遂以七月興工築甫竣我

大清兵圍之祖大壽堅守踰月禾嘉與總兵吳襄宋偉合軍赴援敗還復夜渡小凌河次長山連戰大潰至冬大凌糧盡援絕大壽殺副將何可剛偕諸將降於我

大清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者遂縱歸

九月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楊鶴逮下獄承疇代

冬閏十月登州遊擊孔有德反陷山東州縣

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擢為偏裨大凌圍急元化遣有德赴援抵吳橋遂反明年春陷登州執元化以邀撫帝以朱大典巡撫山東調關外勁旅往討敗之沙河乘勝抵萊州城下賊解圍走登州官軍築長圍困之

壬申五年秋八月副將曹文詔等連敗賊於平涼慶陽

文詔與左光先等分勦宜君清澗米脂合水賊皆大捷洪承疇亦破賊平涼賊黨分竄文詔追北至耀州衆殺其渠以降關中巨盜略盡文詔在陝大小數十戰功最多巡撫范復粹上功狀為兵部所格賞不行

癸酉六年春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

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修武圍懷慶別賊復闌入西山大掠順德

眞定間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力禦之乃自邢臺磨天嶺西下抵武安敗左良玉軍河北三府焚掠殆遍潞王上疏告急詔遣總兵倪寵王樸帥京營兵六千會文詔等合勦屢敗之

官軍復登州

孔有德等被圍食盡先後泛海走降於我
大清餘賊退保蓬萊閣朱大典招之悉降

秋七月我

大清兵取旅順冬十一月賊渡河陷澠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

賊盡集河北屢爲諸將所敗欲逸阻於河乃詭辭乞降監軍內臣楊朝進信之爲入奏會天寒冰合賊從毛家寨徑渡河南軍無扼之者遂陷澠池伊陽盧氏巡撫元默督軍禦之賊竄盧氏山中由間道入內鄉大掠南陽汝寧直走湖廣所在告急賊始起陝西高迎祥最强李自成屬焉及渡河自成始别爲一軍

甲戌七年春正月謫給事中李世祺於外

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山西提學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籍其舌擊而縶其羽是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一人議其後臣所爲太息也且皇上樂聽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大臣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帝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二月以陳奇瑜總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討流賊

初奇瑜巡撫延綏破賊延水關有威名賊躪豫楚廷議以事權不一請設大臣

統之乃進奇瑜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軍務專辦流賊

賊陷夔州

張獻忠等十三營流突漢南州縣遂陷夔州

夏六月陳奇瑜圍賊於車箱峽賊僞降奇瑜縱遣之賊復叛陷所過州縣

賊自蜀還楚分犯均州鄖陽商南奇瑜檄陝西河南湖廣兵遏其四面偕撫治鄖陽都御史盧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大破之別將分

道鄖賊，擒其魁數人。張獻忠奔商洛，高迎祥、李自成等，逃入興安之車箱峽。官軍塞山口，賊大窘，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偽請降，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賊甫出峽，即大譟，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七州縣，略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冬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論戍，以洪承疇代之。

賊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

帝以賊盡聚陝西詔河南山西湖廣四川出師合勦賊聞之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俱東出關陷陳州破汜水固始大會於滎陽遂陷潁州鄭州尹夢鼇指揮李從師等皆戰死殺故尚書張鶴鳴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飽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兵寡備多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畏賊左良玉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合檄調不時應帝命

承疇出關急勦

乙亥八年春正月賊陷鳳陽留守朱國相等

戰死

先是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懼賊南下請防護鳳陽陵寢不報及賊至焚皇陵殺軍民數萬國相等戰死帝聞變素服避殿賊合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陵小閹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趨歸德復謀入關獻忠獨東陷廬江屠巢無爲潛山太湖宿松

夏六月賊復走陝西總兵曹文詔等戰死

初洪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畢會賊見河南兵盛復分路奔還陝西張獻忠由

英霍取道麻城入陝會高迎祥李自成於鳳翔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歿文詔憤甚以三千人戰眞寧之湫頭鎮斬首五百追北三十里賊伏數萬騎合圍文詔徒步轉鬭與遊擊平安等二十餘人皆死賊乘勝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承疇自汝州還救

秋七月以文震孟張至發爲東閣大學士

震孟在講筵每因事規諫帝數逮繫大臣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反覆陳說帝爲出尙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

上者奈何不敢帝爲之引下賊焚鳳陽陵震孟歷陳致亂之源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强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語多切中時弊至是將增閣臣以翰林不習世務名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票擬震孟引疾不入至發所擬獨當帝特擢震孟與至發並入閣

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討流賊

賊已蔓延半天下。承疇一人不能顧。乃擢象昇總理。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總督山西。陝西。賜尚方劍

冬十一月何吾騶文震孟罷

震孟與温體仁不合。給事中許譽卿好言事。有劾其爲人嘗求遷擢者。體仁擬旨斥譽卿爲民。吾騶震孟力爭。帝責二人徇私撓亂。並罷之

十二月賊陷光州

高迎祥。李自成。陷光州。會盧象昇自湖廣帥師至。合祖寬等。擊敗之於確山

丙子

九年春正月以武舉陳啓新爲給事中

先是啓新上書言朝廷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爲之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承奉不暇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擢吏科給事中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後以受賕匿喪削籍下撫按追贓竟逃去

三月賊高迎祥李自成復入陝

迎祥由鄖襄趨漢中自成由南山走延綏張獻忠羅汝才等竄伏鄖陽商雒山中不能救未幾延綏總兵俞冲霄擊自成於羅家山官軍大敗賊勢復振

夏四月罷大學士錢士升削御史詹爾選籍

時溫體仁以刻覈導帝士升獻四箴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帝優旨報聞而意不悅有武生李璡者請括江南富戶令報名輸官士

升擬旨下刑部提問上疏言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資未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爲難矣帝報曰卽欲沽名前疏已足前疏謂四箴也士升引罪乞罷許之爾選謂輔臣不當以進言去因言帝行一切苟且之政帝面加詰責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願陛下姑留臣言以爲他日忠帝大怒諸臣力救乃斥爲民

秋七月我

大淸兵至居庸關

大淸兵入昌平。連下畿內州縣皆不敢戰

陝西巡撫孫傳庭擊賊高迎祥於盩厔擒之送京師伏誅

傳庭代洪承疇爲巡撫銳意滅賊賊首整齊王據商雒傳庭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又督賀人龍等。擒迎祥。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共推李自成爲闖王

八月我

大清兵東歸

丁丑十年春二月我

大清兵下朝鮮三月降南直提學倪元珙光

祿寺錄事

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元珙查究元珙回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為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無懈名教大都文聲有憾

於婁東故借復社爲名
耳帝責其蒙飾故降

夏六月溫體仁罷

體仁在閣八年日與異己者爲讐帝以
爲樸忠恩禮無與比廷臣劾之者先後
不可勝計引
疾歸踰年死

秋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

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
務時以寇患故創設

戊寅十一年夏四月張獻忠僞降

先是副將孫應元等連敗賊於鄭州舞陽光山固始賊謀犯江北應元等扼其前復連敗之賊渠劉國能馬士秀先後詣總理軍務熊文燦降獻忠爲左良玉所敗亦乞降良玉知其詐請急擊之文燦不聽

秋七月謫少詹事黃道周官

楊嗣昌入閣辦事母服纔五月道周上言朝廷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格以奉不祥之人帝不懌名道周曰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曰天理止是義利臣心爲國

家不爲功名自信無所爲帝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帝曰今遂無嫌乎道周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帝曰淸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爲聖之淸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淸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帝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爲比帝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叱

去道周叩頭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遜詞面諛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帝怒甚謫於外

九月我大清兵入塞燕京戒嚴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於潼關

先是自成復謀犯蜀諸將馬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爲左光斗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令曹變蛟窮追設伏於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

俱失從數騎遁商洛時關中賊略盡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等十餘部往來豫楚窺陝西亦以求撫紿熊文燦孫傳庭復引兵敗之於閿鄉靈寶尋得文燦止兵檄怏怏而還未幾承疇傳庭皆入衛北行賊遂不可制

冬十二月盧象昇兵潰於鉅鹿死之

山西告警總兵王樸引兵還鎮象昇督虎大威楊國柱引兵至鉅鹿高起潛擁關迎兵在雞澤相距五十里象昇遣使乞援不應行至蒿水橋力戰死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

務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尋下

傳庭於獄

朝議移秦師薊遼帥秦兵東守傳庭言秦軍不歸則流賊勢張且軍士皆在秦久留於邊非譁則逃無益帝不能用尋又移傳庭於保定傳庭疏請名見爲楊嗣昌所沮恚甚引疾乞休嗣昌復劾之詔斥爲民逮繫論死

三月我

大清兵出青山口夏四月總兵左良玉敗賊

馬進忠於鎮平關六月張獻忠復叛

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不奉調遣且日肆劫掠人咸知其必叛知縣阮之鈿力言於熊文燦文燦不省洪承疇等入衛羅汝才諸賊疑見勦亦乞降文燦益自喜至是獻忠復叛毀穀城陷房縣左良玉羅岱追至羅猴山遇伏岱被執不屈死良玉軍敗喪士卒萬人時李自成亦出收餘衆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遁去

秋八月命楊嗣昌督師討賊

詔逮熊文燦論死命嗣昌督師嗣昌言左良玉有大將才其兵亦可用詔拜良

玉平賊將軍。又奏辟永州推官蕭元吉爲軍前監紀。時李自成潛伏陝右。嗣昌專剿張獻忠。獻忠屢敗於興安。求撫不許。其黨多來降。軍聲頗振。

庚辰十三年秋七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官軍敗績於夔州

初賀人龍屢破賊。楊嗣昌私許人龍代左良玉。而良玉適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顧人龍曰。須後命。由是兩人皆不爲用。獻忠遣間說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米。收潰散。走白羊山。西合於汝才。諸將謀

會師進擊二檄人龍兵不至已而謀歸
楚兵多新募賊悉銳來攻大潰參將汪
之滄戰死嗣昌以賊勢張
甚乃進師彝陵下令招撫

九月李自成走鄖均張獻忠陷劍州

楊嗣昌招諸賊自成出謾語官軍圍之
魚復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經會圍者懈
乃盡棄所擄走鄖均進窺宜陽承嬰偃
師先是嗣昌欲驅獻忠入蜀慶滅之又
慮蜀兵扼險乃調蜀精銳萬餘自隨巡
撫邵捷春爭之不能得及賊聚蜀界川
壯副將張令及石砫女官秦良玉扼之
竹箇坪令中矢死良玉亦敗賊遂入大

昌壽陷劍州綿州歸邑泛舟西上至重
慶徵諸將會剿賊走內江總統猛如虎
簡驍騎追之獻忠越成都陷瀘州官軍
誤伏兵邀擊賊已返走入巴州時河
南斗穀萬錢民盡起爲盜杞縣舉人李
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
賑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妓
紅娘子作亂擄信去强委身事之信不
從逃歸有司疑其爲內應執下獄紅娘
子來救城中民應之共出信往歸自成
約爲兄弟改名巖盧氏舉人牛金星磨
勘被斥歸自成爲主謀薦卜者宋獻策
長三尺餘上圖讖云十八子主神器自
成大悅巖因說自成勿殺人散所掠財

物賑饑民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以相煽於是從賊者日衆

辛巳十四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

先是援兵過洛者喧言先帝因天下以肥王今王府金錢山積乃令吾輩枵腹死賊尚書呂維祺方家居勸王散財餉士不從至是官軍引賊陷城維祺被執不屈死賊殺福王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火王府散金以賑饑民乘勝圍開封周王恭枵及副將陳永福等拒却之

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

嗣昌以襄陽爲軍府獻忠令羅汝才綴鄖陽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將吏取軍符以二十八騎紿入襄陽城夜半從中起城陷賊縛翊銘屬巵酒曰吾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王常法同遇害參議張克儉遊擊黎民安等死之

三月楊嗣昌自殺

嗣昌旋師至荆州沙市聞襄陽洛陽陷憂懼不食死以丁啓睿代爲督師啓睿

憚李自成不敢討聞張獻忠在固始稍弱請專勦獻忠從之

我
大清兵圍錦州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

錦州圍久承疇先後調馬科吳三桂等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進次松山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戰三桂王樸等俱夜遁曹變蛟走入松山與承疇堅守帝命順天巡撫楊繩武往援

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於信陽

獻忠棄襄陽。連陷樊城。諸州縣。良玉從南陽間道進兵。大破之信陽。降其衆數萬。獻忠被重創東遁。副將王允成復敗之茔雲寨。衆散且盡。獻忠走依李自成。自成欲殺之。羅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兵力。乃給以五百騎。俾遁去

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軍潰於新蔡死之

李自成破河南。勢大盛。帝以宗龍總督陝西。別敕保定總督楊文岳會師。宗龍馳入關。與巡撫汪喬年調兵。兵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兵。禁麾下急出關。次新蔡。遇伏。人龍先走。國奇及虎大威繼之。宗龍與文岳合兵結營

保兵胥潰走陳州宗龍穿塹拒守八日矢石俱盡夜半潰圍走被執死賊屠項城商水扶溝陷葉縣圍左良玉於郾城督[illegible]汪喬年爲總督

召周延儒復入閣

初庶吉士太倉張溥與同邑張采倡爲復社與東林相應和四方好名者爭歸之聲氣通朝右里人訐其倡亂事下所司嚴究溥念延儒相事可解乃說之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然溥乃屬吏部郎中吳昌時爲交關近侍會帝思用舊臣遂詔起延儒延儒至復爲首輔悉反溫體仁所爲中外

頗以爲賢時溥已卒采上
疏自列復社事遂置不問

冬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鎮總兵官猛如虎死之

如虎隨楊嗣昌下荆州詔移駐南陽自成來攻如虎憑城拒戰殺賊數千及城破猶短兵大呼衝擊血盈袍袖北面叩頭謝帝自稱力竭遂被殺參政艾毓初知縣姚運熙等皆死之賊旋陷南陽汝鄧十餘城再攻開封帝乃釋孫傳庭於獄以爲兵部侍郎督師往援

壬午十五年春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於襄城死之

初秦中精銳盡沒於項城喬年集散亡得馬步三萬使賀人龍等分將之攻賊老將於襄城自成解鄢圍來救人龍等不戰而走軍大潰喬年收步卒二千餘入城拒守賊盡銳攻五晝夜城陷喬年被執罵賊死賊遂陷陳州歸德復圍開封總兵陳永福射中自成目賊攻益急左良玉藉口勦張獻忠不赴援帝以孫傳庭總督陝西救誅人龍傳庭乃數其開城誤歸新蔡襄城連喪二督罪斬之

我

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

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不能救城破巡撫邱民仰總兵曹變蛟等死之承疇與總兵祖大樂降寧遠關門勁卒盡喪祖大壽以錦州降杏山塔山皆下帝論逃將罪誅王樸鐫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厚貲賂權要故樸以外皆獲宥

夏五月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總督廬鳳軍務

獻忠陷廬州含山巢廬江無爲六安諸州縣南京大震詔逮鳳陽總督高斗光起士英代之士英初巡撫宣府取公帑饋朝貴坐遣戍至是禮部侍郎王錫袞薦其知兵周延儒力贊之遂自戍籍起用

秋七月左良玉兵潰於朱仙鎮諸鎮皆潰

開封圍急帝命良玉赴援楊文岳合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及良玉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一夕拔營走襄陽衆皆潰

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巡撫高名衡議決河灌賊賊偵知之遂移營高阜驅難民數萬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廬舍人民蕩盡賊浮艦入城無所得拔營西去帝屢趣孫傳庭出關值大雨連旬餉不時至開封既陷急攻賊於南陽敗之追奔三十里至郟縣之塚頭賊棄甲仗軍資於道官軍趨利遂爲所乘大潰傳庭走入關賊悉衆攻楊文岳於汝寧汝寧陷縛文岳擊殺之時河南郡邑無不殘破朝廷不復設官遺黎多結寨自保大者洛陽李際遇汝寧沈萬登南陽劉洪起兄弟衆各數萬諸小寨附之或降賊或受朝命復互相吞併中原鼎亂於是爲極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入薊州，遂下畿南山東州縣

帝憂甚，周延儒自請視師，駐通州，一無籌畫，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馳章奏捷。及我

大清兵至懷柔，趙光抃合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戰於螺山，盡潰

癸未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

自成初無遠圖，所得城邑，輒焚燬棄去，及灌開封，敗秦軍，羣賊皆來附，乃脅崇

王由樍使從軍陷荆襄諸郡殺湘陰王儼鈞遂犯承天焚獻陵徇下旁近州縣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稱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衆各數十萬自成尋襲殺汝才并其衆改襄陽曰襄京設官屬僭號新順王自成每陷城邑令軍士毋得室處寢興悉用單布幕綿甲厚百層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匹冬則以裀褥藉其蹄剖人腹爲馬槽馬見人輒鋸牙思噬騰山嶺直上水惟憚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衆翹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墻前者返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誘官軍步卒長鎗三萬擊刺如飛

騎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什之一二三日殺什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束屍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脫者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

夏五月張獻忠陷武昌前文淵閣大學士賀逢聖死之

獻忠連陷蘄黃武昌以簰輿沉楚王華奎於東湖大殺楚宗及居人浮胔蔽江逢聖方家居載家人至磯子湖鑿舟沉之死者二十餘人

秋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

獻忠據武昌僭號西王設官屬李自成在襄陽聞之遣使誚讓左良玉復西上獻忠懼率衆陷岳州欲渡洞庭湖卜於神不吉投珓而詬將渡風大作獻忠怒聯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進逼長沙吉王惠王桂王皆遁入廣西

冬十月李自成破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遂陷西安延安諸郡

傳庭戰歿賊遂犯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降乃詣米脂祭墓改延安曰天保府

傳檄榆林參將劉廷傑與總兵尤世威王世欽等集衆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忠烈爲天下最帝遣副將熊通往援通至降於賊併爲賊說總兵周遇吉遇吉斬之傳首京師

十二月周延儒以罪賜死

初延儒薦用侯恂范志完督師皆僨事延儒無憂色又信用文選郎吳昌時及門下客盛順董廷獻等皆因緣爲奸利是秋山東僉事雷縯祚劾志完縱兵淫掠御史蔣拱辰劾昌時交通中官漏洩機密詞皆連延儒帝親鞫志完昌時於

中左門察其事皆有迹遂逮延儒時舊輔王應熊被召延儒留宿道中冀應熊先入為之解帝知之命應熊歸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法司以戍請皆不許至是志完自縊棄市詔勒延儒自盡籍其家

甲申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 明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賊陷燕京五月我大清兵定京師

春正月朔李自成僭號於西安

自成僭稱王國號順改元永昌設大學士以下官封其黨劉宗敏等爲侯伯馳檄遠近指斥明帝明帝集廷臣議欲親征洪戰李建泰家曲沃富於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十里抵保定賊鋒已逼遂入居城中及京師陷後數日保定亦陷建泰竟降賊

張獻忠寇四川

先是獻忠自湖南入江西連陷吉安袁州建昌撫州諸郡至是自荆州趨蜀陷夔州秦良玉馳援敗歸遂陷重慶殺瑞王常浩陷成都蜀王至澍闔府死自是

蜀中郡縣俱沒，賊大肆殺掠，幾無孑遺。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遣將犯畿南，陷眞定。

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周遇吉力戰死之。

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蹱至，大呼五日不降，即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闔家皆死。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

得至此。至大同宣府監視中官杜勲蟒玉鳴騶迎賊三十里外

三月督師李建泰請南遷

建泰自保定疏請明帝論閣臣曰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帝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帝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遂拂袖起

李自成犯居庸明中官杜之秩叛以關降

杜勲從賊至縋入城勸帝自爲計帝叱之出仍縋下語守城諸璫曰吾輩富貴固在也

李自成陷京師明帝崩於萬歲山大學士范景文等死之

丙午日晡外城陷明帝登萬歲山望南城烽火徹天歎息曰苦吾民耳遂命分送太子定王永王於外戚周田二家劒擊長公主令皇后自盡翼日昧爽內城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復登山書衣襟爲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以帛縊於山亭太監王承恩從死自成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等騎而從賊分宮

嬪各二十人金星宋獻策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眢井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羣賊擁見自成自成令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費氏復紿曰我實天潢後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因自刎自成命瘞之登皇極殿據御座輒目眩頭暈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景文與尚書倪元璐侍郎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少卿吳麟徵庶子馬士奇諭德周鳳翔劉理順檢討汪偉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太

僕寺丞申佳允員外郎許直主事金鉉成德等皆死之其餘侯伯駙馬及廷臣死難者數十人宮人魏氏等二百餘人俱赴水死賊僉帝后以柳棺置東華門外襄城伯李國楨泥首去幘頭踣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國楨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堦血流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言誘國楨使降國楨曰有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楨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后梓前自縊死之○竊太子及定永二王於宮中越

三日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
百官入賀陳演首勸進自成不許悉付
賊將劉宗敏營中務索賕賄至灼
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輙殺之

夏四月

大軍破李自成於山海關

初明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燕
京陷猶豫不進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
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妾爲賊所
掠大憤急回關遣使乞降於我
朝求共討賊自成率衆東犯我
大軍入關奮擊大破賊追北四十里自成奔

永平，殺吳襄，
走還京師

五月

大軍定京師

李自成敗還，僭帝號於武英殿，遂焚九門城樓，挾太子二王西走。

大兵至，故明諸臣迎於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以禮葬崇禎帝后及熹宗懿安后，令臣民服喪三月。

自成奔山西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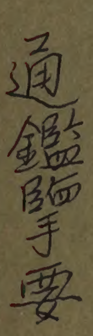
大清定鼎萬萬年

明史擥要卷八








通鑑臨手要